

肉

麥

所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醉翁談錄

三水小牘

續墨客揮犀

友會談叢

自號錄

歷代蒙求纂註



續墨客揮犀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五

續墨客揮犀十卷提要

宋彭乘撰乘有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其續編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前續二編俱載共二十卷而不著撰人姓氏明商維濬刻稗海題彭乘之作蓋以書中所自稱名為據卷中所載軼事遺聞以及詩話文評徵引頗為詳洽足補前編之所未備其所議論多推重蘇黃亦與前集相同合之以為完書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譙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痛極抱母一慟而絕潛之妻復撫潛尸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于孝潛妻之死也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當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
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
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
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
謂之鰲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
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
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不
敢飲遂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爲詩句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
花啼曉恨拂堤烟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爲
性淳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爲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
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
人時時攜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
衰邁無以爲報願爲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
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

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
亮後爲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
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
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
悉內嚮數年間入筦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
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
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生之要夜分盥灌望闕而逝舉其體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檄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
致仕尚康寧

庖興屠狗爲事

庖興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爲事間或
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庖
厨一日市牛歸纏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
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
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殺之剖
腹中有犢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
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
貧因天道遠乎扈興今爲手力厨子於縣衙年
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爲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于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姚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姚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姚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姚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曰犖牽車牛
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
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
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
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教人驅馭之
法耒耜之器爲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錄之當陂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
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
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爲卧仙

華岳張超谷崑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游
人多以酒漉口中呼爲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
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崑
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字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廢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廢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繫亦不遠去廢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即滅其火人已怪之廢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子三日浴之猴在旁園卒貧乏常居家以治蔬
於圃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
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于
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
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爲於是白于耿使而斬
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多植之有至數千株者
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鶯毳
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
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
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
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
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

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蘓有之詩
人信不繆也

迂濶好怪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
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
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誇鶴
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
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
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